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馆 / 陶文瑜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雅俗中国丛书)

ISBN 7-80673-649-2

I. 茶... II. 陶... III. 茶馆—基本知识—中国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173 号

书 名: 茶馆
作 者: 陶文瑜

责任编辑: 李爽

美术编辑: 齐慧

责任校对: 童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制 版: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印 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1 × 228 mm 1/32

印 张: 6 字数 8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73-649-2/I · 31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雅
俗
中
国
丛
书



茶馆

茶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千年的变化，却依然多姿多彩。茶馆是一定时代和地域的产物，反映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和人文环境。茶馆又是一个大世界，与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折射出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时代的风雨。茶馆还是一个避风港，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生活，品味人生。



陶文瑜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茶馆是一个避风港，
人们可以在这里
享受生活，品味人生。

茶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千年的变化，却依然多姿多彩。茶馆是一定时代和地域的产物，反映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和人文环境。茶馆又是一个大世界，与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折射出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时代的风雨。茶馆还是一个避风港，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生活，品味人生。

茶馆

雅

俗

中

国

丛

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茶馆是一个避风港，
人们可以在这里
享受生活，品味人生。

陶文瑜 著



茶馆的出现和普及，虽然曲曲折折，历经千年的变化，却依然是多彩多姿。茶馆是一定时代和地域的产物，反衬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和人文环境，是小城镇的标志，是地域风情的一个符号。茶馆又是一个大世界，宽松的环境，受到众多人的欢迎，与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所以茶馆能折射出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时代的风雨，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世俗文化的一个好地方。茶馆还是一个避风港，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生活，品味人生。茶馆是一道风景，是一份韵味。中国茶馆是一部社会史，是一部文化史，让人回味无穷。如果你想对茶馆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翻看这本小书，就可以对茶馆有一次丰富的知识之旅。

目 录

序 9

第一章	提起茶馆 20
第二章	开古今 40
第三章	南腔北调之南腔 52
第四章	南腔北调之北调 74
第五章	十八般武艺之身怀绝技的茶馆 88
第六章	十八般武艺之绝代双娇的茶馆 102
第七章	十八般武艺之满腹经纶的茶馆 124
第八章	三教九流之有一说一 134
第九章	三教九流之有二说二 152
第十章	五花八门之入乡随俗 168
第十一章	五花八门之道听途说 176
后记	182

好去久
時
前
睡

信寬 幸崎

昨夜雨花山

隔岸山勢

一、應王高云

尚寧山牛莊

少信之爾之世其加

區



序

我的朋友范小天不久之前出版自己的文集，主要是小说，长篇、中篇、短篇的都有，请很知心的朋友写序，总共是九篇，范小天出三本集子，刚好是一本三篇。书出来之后，范小天说，可惜还有好多朋友没有请到。然后他说了好多名字，再接下来说，好像也不行，要是这些人全请来了，书里面也放不下呀。只有一个办法了，单独出一本书，全是序。

这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轮到我为自己考虑序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个事情。而且我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茶馆》，找一些平时在一起喝茶的朋友写序，感觉这一本书就是一个茶馆，我约大家到这里来喝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多开心啊。

这个想法确定下来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毕竟也只有这么大的地盘，我为这事想了半天，想到的办法就是限定字数。这也是说得过去的，序只有好和不好的差别，没有长和短的说法。都是知己的朋友，他要想单独写序，下回我在出书的时候请他写，就请他一个人，这是很过瘾的呀。

然后我就给想到的朋友写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其实打个电话什么的也很方便，但我觉得写信比较正规。我在信上说：“亲爱的朋友啊，我在写一本名叫《茶馆》的书，请你为我写一个二三百字的序，好不好？你写一百字也行，不到一百字也没关系，就是谈谈关于茶和茶馆看法，你写了，大恩不言谢，你不写我会生你气的。”

两三天之后，朋友们的序都到齐了，这时候我越发觉得这个形式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之一是，本来就是一本关于茶馆的书，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就是像在茶馆里你一句我一言的样子；真的很好之二是，用二三百字说出一个关于茶和茶馆的感觉来，对于我的这一些“郎才女貌”的朋友来说，是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他们有点千方百计似地完成，省吃俭用地写每一个字，几乎是百炼成钢了。对于大家来说，本来是看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没想到还看到了百花齐放的群英会，真是意料之外，也太划算了。

我要不就先说这么多，下面就是我的朋友为《茶馆》写的序了（按姓氏笔划为序）。

发言提纲

茶馆是喝茶的地方，没错。写茶馆的人其实也像是“开”茶馆的。写茶馆的，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人很牛：北京老舍（有点像老房子里喝吧），苏州老陶（有点像用陶罐喝吧）。老陶约我为他的《茶馆》写几行字是在新聚丰饭店，当着一位北京客人的面，给足了我面子。我知道喝茶是老陶一天中天大的事，难怪北京的客人称他“天大”。

我在天南海北许多城市的茶馆喝过各式各样的茶，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老陶家喝茶。老陶是有好茶的人，每回去，他都憋不住，用抬举我的口气，“小海，你喝喝这个茶怎么样”，完全把我当个行家了。肯定，这是他家最好的茶！我能说什么？！你说真的是茶好吗？这本书，是我这个异乡人在这个城市里最好的朋友写的，他可是地道的苏州人噢！

读老陶的《茶馆》就像是在老陶家里喝茶一样。是为序。

——小海

茶壶里的文字

文瑜兄请了一帮朋友为他的新著《茶馆》作序，这实在恶劣，有点抽头聚赌的意思。我和他的朋友多半没有一起喝过茶，可见他邀人喝茶通常是不请我的，或者说我也通常不请他和他的朋友。文人在一起喝茶，看起来很热闹，但心里都是寂寞的，你只要看各位茶客写的序就知道。

我认识文瑜兄的时候，他以诗人的身份在我供职的学校附近开着一家书店。一次我无意中走进去，看到他半躺在椅子上翻书、喝茶，我当时就预感到这书店快要关闭了。这些年来他的文

章愈写愈好，风度也愈来愈好，但我老想起他当年的样子。现在如果要折腾他，就建议他开茶馆，因为他朋友多，又好客。

苏州的茶馆很多，我并不喜欢。看文瑜兄的书才知道，好的茶馆在他的书中。

——王尧

老茶馆

茶是新茶好，茶馆是老茶馆妙。十多年前，我坐在花山脚下的老茶馆里喝茶，八仙桌东倒西歪，白瓷茶壶被风尘与茶渍熏染得像一把紫砂壶了。茶壶盖缺了一角，热蒸汽大摇大摆地“泼”面而来。是“泼”，不是“扑”。“泼”保存了我当初所受到的湿度感。茶壶嘴上的茶渍，更是树阴蔽天。苏州上了年纪的农民有早晨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习惯。他们的脚边放着农具，有人还把锄头搁上桌子。我看到那把锄头柄上写着三个字——“徐土根”。用毛笔写的，比启功先生写得好。这是他的名字，这是他的手迹？我没有问，因为自有一份天机不可泄漏。我看了看他，他望也不望我，只顾满心欢喜地把茶壶里的茶水倒入茶盅。碰巧的话，能看到不远处的田埂上走着一个披挂蓑衣的当地人，细雨蒙蒙，水稻已有公鸡尾巴那么高了。我看到过两次披挂蓑衣的当地人，过去这只在水墨画和电影中看到过。细雨蒙蒙，八仙桌的桌子腿也有点泛潮。

——这篇旧作有些咬文嚼字，但气息还是好，所以做礼物也就不丢人。送给陶文瑜。另外，“茶是新茶好”此话并不确切，无非是为了行文方便的泛泛之谈。

——车前子

2004年7月19日上午记于目木楼中

关于《茶馆》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茶馆里的一名常客——生命好像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固有的习惯与兴致，原先的激情终于被一份散淡和安静所替代——客厅里的交谈终于慢慢远去，现在

茶馆里漫无边际的说话开始不紧不慢地浮现出来：那嘈杂的话题，那无所目的的闲聊，那四处张望的目光……一种变化，大约就是这样于不知不觉中呈现出来的。

我想，不是茶馆走向了我，而是我走向了茶馆。是我们大家在茶馆里留下了共同的光阴，留下了闲情与逸致、感喟与记忆。因此，这本有关“茶馆”的书，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份收藏。它不仅仅是一次轻松的解读，更是一段充满温暖的旅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充满了温情脉脉——当你悄然打开时，那往昔的时光，必将飘然而至……

——长 岛

小陶的绿茶

陶文瑜只喝绿茶，从来不喝红茶。但我觉得他更适合喝红茶。绿茶平和，红茶激情。设想他穿着一件姜黄色的长衫，袖子卷起，手端一只老茶壶，里面泡酃酃的红茶，走到茶馆里面，高声一叫：“老板……”颇有些黑道气概的。

可惜他从来不喝红茶，好像他生来只喝绿茶。但是，我以上设想的场景对他是有用的，你尽可以这样想像：陶文瑜身穿一件姜黄色的长衫，袖子卷起，手端一只老茶壶，走到茶馆里面，高声一叫：“老板……”颇有些气概的。

只不过茶壶里泡的是绿茶，酃酃的。

绿茶告诉我们，陶文瑜要去写诗的。

——叶 弥

茶 馆

和陶文瑜喝茶真是一件很有满足感的事，主要是他有化平凡为神奇的本事。一次说好到茶馆里喝茶，他说专门请了有独门手艺的师傅做梅花糕给我们吃。我激动地赶着跑去，不一会儿，果然店小二托着一盘子梅花糕进来了，一人一个，真是很好吃。可是眼角里望出去，不对啊，怎么店堂里人人都有份啊？我问陶文瑜，不是说好专门让师傅现场做给我们吃吗？陶文瑜

一脸无辜。

做梅花糕的炉子很大很重的，怎么能随便拿到这里拿到那里呢？做梅花糕要配很多料的，一次做不完不就浪费了吗？专门为我们做是不现实的，不过这个梅花糕主要是为我们做的。我觉得陶老师说得真对（一般他显出他的真知灼见，让我自叹不如的时候，我总是叫他陶老师的）。另外，我暗暗作了决定，将来我要是开茶馆，是一定要请陶文瑜来做名誉顾客的。

——冯 磊

茶影子

在看一本当年侯孝贤拍《海上花》时的电影全纪录，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清末，上海英租界里的高等妓院。在这里打茶围三元，出局三元，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以一等妓女叫长三。这里的“打茶围”就是饮茶谈话的意思，与茶事有关。

那是相当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男人掌握了社会，女人是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惟一特殊的情况是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上海英租界区。区里的妓院，成了一个女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男人来这里不完全为了“性”，更为了追求与“性”同样迫切的另一种需要——爱情。或许因为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爱情从不被张扬，所以只有妓院这个边缘角落才有一点机会。

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叫王莲生的洋务官员，他与沈小红的情感纠缠，已经到了花钱买罪受的境地，最后他对她彻底幻灭了，却仍有些余情未了。

演完后，梁朝伟说：“王莲生好懦弱的人啊。这是我演过的最闷最闷的角色。”

侯孝贤则说：“阿伟真是文雅，可是里面非常暴烈。我想再拍他。”

看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他们说的正是茶——特别侯孝贤那句，分明是在讲茶至二巡时的那种感觉。

——朱文颖

想起来的茶事

苏州人嘴巴刁，吃东西穷讲究，经常听到有苏州人在外地的饭店里惊呼尖叫（不过是细声细气的尖叫）：这种东西也能吃吗？就是普通百姓，哪怕青菜、萝卜，每天也都要想出点花样来变变的。苏州人喝茶也一样，要闻清香，要看绿色，要品出淡而有味，甚至还要有好看的茶杯。当然，这里边肯定也有一个经济的问题，大家口袋里有了几个钞票，感觉就好起来了。从前我母亲也喜欢喝茶，但买的是茶叶末子，泡出来水面上黑乎乎的一层，吹也吹不开，好半天也沉不下去。那时候我还小，也不喝茶，但事情却是记得的。现在条件好些，就有一点随心所欲的意思了。比如我从前一直是喝绿茶的，因为胃寒，听别人的建议，就改喝乌龙茶，但这样虽然对胃有保护作用，却又过不到绿茶的瘾了。每每想起绿茶的清香，就馋得不得了，于是就想个办法，上午喝乌龙，下午喝绿茶，算是两全其美了。再说绿茶，我喜欢碧螺春，也喜欢龙井，又喜欢白茶。有时候坐到茶馆，问你挑哪一种，看着那一溜美好的茶名，就恨不得把它们都喝下去。因为爱喝茶，就爱买茶，每到一处，先要探听此地有什么茶可买的，有一回去福建泉州，买乌龙茶，被领到一家茶叶店，一看到那么多的茶就激动起来，掏出一把钞票，要买昂贵的。女老板说，你又不懂的，买一般的喝喝就可以了。我有点惭愧，但毕竟女老板是实在的，也就没有记恨她。一般人大概觉得喜欢喝茶，就懂茶了，其实这里边大概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到底有多长，我并不知道。

我谈的是茶，陶文瑜写的是茶馆，是不是有点走题了？但是如果没有茶，茶馆要来干什么呢？

——范小青

去过的茶馆

小时候，关于茶馆的记忆来自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那里面的茶馆是好人与坏人斗争的地方，漂亮的阿庆嫂周旋其间。读大学的时候，看了老舍的《茶馆》，教授让我们记住这是杰作，可

私下里我总觉得将一个茶馆同几十年的历史绑在一起,真是太艺术化了一点。在南京读研时,去过鸡鸣寺的茶馆,它高挑在南京城里,四周香烟缭绕,坐在里面仿佛置身世外,像我这样的俗人不敢多去。真正感受到生活化的茶馆是来到苏州。第一次进茶馆是叶弥带着我和齐红来到十全街上当时叶球开的茶馆,并且在这里第一次遇到苏州才子陶文瑜——叶弥这样向我们介绍他,那天陶文瑜虽然只是略微展示了一下他的口才,我们还是很庆幸见到了一个有趣的人,茶馆也因他而有趣起来,不信你就看看这本他写的《茶馆》吧。

——林舟

就茶论茶

文瑜让我也为他这本书写三百字。这本书与“吃”、与“喝”有点关系,只是我于“吃”、于“喝”都没有研究。但是如果说到“喝茶”,我也表示没有一点“见识”,心中不免慌张,我是没有“文化”了。我的下意识中,茶是学问,是“文学”,是“史学”,更是“哲学”,惟独与身体没有什么利害。喜爱喝茶的人,心中都拥有文学、史学、哲学的本质,是中国人。偏偏我不爱喝茶,却又不敢说我爱可乐,爱其他饮料,爱开水,难道我是外国人?文瑜是有“文化”的,点菜、喝茶,“旧气”十足,是苏州作家圈中的“权威”。当然,缺少些多样性。张爱玲也有文化,也“点菜”,也“喝茶”,但更吃老派西餐,洋葱汤、烙蜗牛、芥菜牛排是她的最爱。这样一说,我似乎要赶文瑜去西餐馆,其实不是。今天文瑜坐在茶馆中央,高朋满座,论茶做学问。我破坏了文瑜的兴致就等于破坏了安定团结。我也是听招呼讲大局的人,我对此此次高峰论“茶”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立即将我于某年某月某日去印度采撷回来的“大吉岭”红茶奉献给在座各位,同览“天竺”之色。只是喝完了茶,仍请将那只旧木制成的包装盒还我。去了古国印度,仍然没有“文化”,我真的对不起《茶馆》了。

——周亚平

说来说去

我们这些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似乎除了吃茶，就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玩的事儿了。当然有时候会打打牌。但是，打牌通常也都是在茶馆进行的。一边打着牌，一边吃着茶。因此仍然是吃茶。其实吃茶，也确实是一件最好玩的事了。尤其是跟陶文瑜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吃茶，会更好玩。茶馆再好，茶再好，若没有好的茶客，这吃茶也就没啥意思了。这是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的，要是没有有趣的人一起吃茶，我宁可不吃。因此可以说，我吃茶，其实吃的是人——是玩味人生，而不是“吃人”。

有一天我想，如果陶文瑜辞职了，开一家茶馆，那就有意思了！但再一想，恐怕未必。如果吃茶成为一种职业了，也就不好玩了。陶文瑜好玩，就在于他不是职业搞笑的，不是说相声的，不是演滑稽戏的，他不是笑星。更何况，他的吃茶，与他的吃菜一样，口味比较狭隘。菜只吃苏帮菜，茶只喝绿茶。他要是开了茶馆，就像专写下半身的作家摇身一变当了批评家，我们上半身就没日子过了。

——荆 歌

说说茶吧

茶，在很多人眼里被视为一种古典的文化，一种故乡的味道，一种高尚的品位。

或许是茶的那种独特的清香吸引着我吧，使我这样一个不懂得茶道的人对茶有了一种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清爽，那样的惬意。归根到底，还是茶的那种富有历史的韵味。

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国也有相当长的饮茶时间，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过去的。

茶虽好，但是自饮的确显得美中不足，能够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下有人共饮，那才是乐事。品茶聊天和什么人群、谈什么内容最惬意？和好友，和知己，和亲人，聊聊家常，谈谈国家，说说百姓的趣闻？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饮茶时